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13位ISBN编号：9787500791416

10位ISBN编号：7500791410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老舍

页数：1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内容概要

老舍的散文无论写人、写景、写情、写事，感情真挚，爱憎分明；简而明，短而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且幽默诙谐，耐人寻味，同他的小说、戏剧一样，也有着老舍独具一格的特色。本书收了他各个时期的主要散文代表作，值得读者珍藏。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作者简介

老舍（1899.2.5—1966.8.24），我国现代文豪，小说家，戏剧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

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早年任小学校长、劝学员。

1924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书籍目录

马裤先生歪毛儿小木头人（童话）八太爷小铃儿一些印象（节选）讨论非正式的公园趵突泉的欣赏狗之晨一天当幽默变成油抹记懒人慰劳辞工有声电影自传难写小麻雀考而不死是为神取钱有钱最好又是一年芳草绿想北平闲话番表——在火车上有了小孩以后五月的青岛宗月大师母鸡我的母亲文牛“住”的梦北京的春节猫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章节摘录

马裤先生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

“很和气的。”

我倒有点迷了头，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难道由——由哪儿呢？

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

“很和气的。”

我很希望他说是由汉口或绥远上车，因为果然如此，那么中国火车一定已经是无轨的，可以随便走走；那多么自由！

他没言语。

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假如不是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正忙着给客人搬东西，找铺位。”

可是听见这么紧急的一声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茶房跑来了。

“拿毯子！”

“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一开车，马上就给您铺好。”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

“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马裤先生大概是已经承认毯子可以迟一下，可是枕头总该先拿来。”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

“茶房说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有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有任何的表示。”

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

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以免快转又吓个跟头。

转好了身，腿刚预备好快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

茶房！

茶房！

“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

。

茶房始终没回头。

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

刚坐下，“茶房！”

“茶房还是没来。”

看着自己的磕膝，脸往下沉，沉到最长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脸好似刷的一下又纵回去了。

然后，“你坐二等？”

“这是问我呢。”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

“我问。”

“二等。”

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

快开车了吧？

茶房！

“我拿起报纸来。”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

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言语。”

原来我误会了：他是善意，因为他跟着说，“可恶的茶房，怎么不给你搬行李？”

“我非说话不可了：“我没有行李。”

“呕？”

“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这回该轮着我了，“呕？”

“我心里说，“幸而是如此，不然的话，把四只皮箱也搬进来，还有睡觉的地方啊！”

“我对面的铺位也来了客人，他也没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个扁皮夹。”

“呕？”

“马裤先生又出了声，“早知道你们都没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我决定了。”

下次旅行一定带行李；真要陪着棺材睡一夜，谁受得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

拿毛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顿时想起买报，“茶房！”

“茶房没有来。”

我把我的报赠给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

枕着手提箱，用我的报纸盖上脸，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茶房拿来两壶热茶。

我和对面的客人——一位四十来岁平平无奇的人，脸上的肉还可观——吃茶闲扯。

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象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

先——生——” “拿茶！”

“上面的雷声响亮。”

“这不是两壶？”

“茶房指着小桌说。”

“上边另要一壶！”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 “好吧！”

” 茶房退出去。

“茶房！”

”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 “好啦！”

” “茶房！”

” 我直怕茶房的眉毛脱净！

“拿毯子，拿枕头，打手巾把，拿——”似乎没想起拿什么好。

“先生，您等一等。”

天津还上客人呢；过了天津我们一总收拾，也耽误不了您睡觉！

” 茶房一气说完，扭头就走，好象永远不再想回来。

待了会儿，开水到了，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

可是匀调，继续不断，有时呼声稍低一点。

用咬牙来补上。

“开水，先生！”

” “茶房！”

” “就在这儿；开水！”

” “拿手纸！”

” “厕所里有。”

” “茶房！”

厕所在哪边？

” “哪边都有。”

” “茶房！”

” “回头见。”

” “茶房！”

茶房！

！

茶房！

！

” 没有应声。

“呼——呼呼——呼”又睡了。

有趣！

到了天津。

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醒了，对着壶嘴喝了一气水。

又在我头上击打靴底。

穿上靴子，溜下来，食指挖了鼻孔一下，看了看外面。

“茶房！”

” 恰巧茶房在门前经过。

“拿毯子！”

” “毯子就来。”

”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

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

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看看脚行的号衣，更没作用。

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

” 我没言语。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

“我后悔了，赶紧的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

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

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

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

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

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

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睡不着是当然的，我早已看清，除非有一对“避呼耳套”当然不能睡着。

可怜的是别屋的人，他们并没预备来熬夜，可是在这种带钩的呼声下，还只好是白瞪眼一夜。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

谢天谢地！

车在此处停半点钟，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歪毛儿 小的时候，我们俩——我和白仁禄——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

我俩每天的点心钱不完全花在点心上，留下一部分给书钱。

虽然茶馆掌柜孙二大爷并不一定要我们的钱，可是我俩不肯白听。

其实，我俩真不够听书的派儿：我那时脑后梳着个小坠根，结着红绳儿；仁禄梳俩大歪毛。

孙二大爷用小筐萝打钱的时候，一到我俩面前便低声的说，“歪毛子！”

“把钱接过去，他马上笑着给我们抓一大把煮毛豆角，或是花生米来：“吃吧，歪毛子！”

“他不大爱叫我小坠根，我未免有点不高兴。

可是说真的，仁禄是比我体面的多。

他的脸正象年画上的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

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

一跑，俩歪毛左右开弓的敲着脸蛋，象个拨浪鼓儿。

青嫩头皮，剃头之后，谁也想轻敲他三下——剃头打三光。

就是稍打重了些，他也不急。

他不淘气，可是也有背不上书来的时候。

歪毛仁禄背不过书来本可以不挨打，师娘不准老师打他，他是师娘的歪毛宝贝：上街给她买一缕白棉花线，或是打俩小钱的醋，都是仁禄的事儿。

可是他自己找打。

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

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

不背！”

“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

“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吧。

仁禄不擦磨手心，也不迟宕，单眼皮眨巴的特别快，摇着俩歪毛，过去领受平板。

打完，眼泪在眼眶里转，转好大半天，象水花打旋而渗不下去的样儿。

始终他不许泪落下来。

过了一会儿，他的脾气消散了，手心搓着膝盖，低着头念书，没有声音，小嘴象热天的鱼，动得很快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很紧。

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到了入中学的年纪，他更好看了。

还不甚胖，眉眼可是开展了。

我们脸上都起了小红脓泡，他还是那么白净。

后一无入中学，上一班的学生便有一个挤了他一膀子，然后说：“对不起，姑娘！”

仁禄一声没出，只把这位学友的脸打成酸面包子。

他不是打架呢，是拚命，连劝架的都受了点误伤。

第二天，他没来上课。

他又考入别的学校。

一直有十几年的工夫，我们俩没见面。

听说，他在大学毕了业，到外边去作事。

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

千佛山上盖着些厚而阴寒的黑云。

尖溜溜的小风，鬼似的掏人鼻子与耳唇。

我没事，住的又离山水沟不远，想到集上看看。

集上往往也有几本好书什么的。

我以为天寒人必少，其实集上并不冷静；无论怎冷，年总是要过的。

我转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对我的路子的东西——大堆的海带菜，财神的纸像，冻得铁硬的猪肉片子，都与我没有多少缘分。

本想不再绕，可是极南边有个地摊，摆着几本书，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摊子离别的买卖有两三丈远，而且地点是游人不大会到的。

设若不是我已走到南边，设若不是我注意书籍，我决不想过去。

我走过去，翻了翻那几本书——都是旧英文教科书，我心里说，大年底下的谁买旧读本？

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的脚，一双极旧的棉鞋，可是缎子的：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

别人都跺跺着脚，天是真冷；这双脚好象冻在地上，不动。

把书合上我便走开了。

大概谁也有那个时候：一件极不相干的事，比如看见一群蚁擒住一个绿虫，或是一个癞狗被打，能使我们不痛快半天，那个挣扎的虫或是那条癞狗好似贴在我们心上，象块病似的。

这双破缎子鞋就是这样贴在我的心上。

走了几步，我不由的回了头。

卖书的正弯身摆那几本书呢。

其实我并没给弄乱：只那么几本，也无从乱起。

我看出来，他不是久干这个的。

逢集必赶的卖零碎的不这样细心。

他穿着件旧灰色棉袍，很单薄，头上戴着顶没人要的老式帽头。

由他的身上，我看到南圩子墙，千佛山，山上的黑云，结成一片清冷。

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

决定回去，虽然觉得不好意思的。

我知道，走到他跟前，我未必敢端详他。

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象破庙似的，虽然破烂而仍令人心中起敬。

我说不上来那几步是怎样走回去的，无论怎说吧，我又立在他面前。

我认得那两只眼，单眼皮儿。

其余的地方我一时不敢相认，最清楚的记忆也不敢反抗时间，我俩已十几年没见了。

他看了我一眼，赶快把眼转向千佛山去：一定是他了，我又认出这个神气来。

“是不是仁禄哥？”

我大着胆问。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他又扫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极快的又转回来。
他的瘦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腮上微微的动了动，傲气使他不愿与我过话，可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
他没说什么字，拉住我的手。
手冰硬。
脸朝着山，他无声的笑了笑。
“走吧，我住的离这儿不远。”
“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拾起那几本书。”
他叫了我一声。
然后待了一会儿，“我不去！”
“我抬起头来，他的泪在眼内转呢。”
我松开他的手，把几本书夹起来，假装笑着，“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待一会儿我找你去好了，”他还是不动。
“你不用！”
“我还是故意打哈哈似的说：“待一会儿？”
管保再也找不到你了？”
“他似乎要急，又不好意思；多么高傲的人也不能不原谅梳着小辫时候的同学。一走路，我才看出他的肩往前探了许多。他跟我来了。”
没有五分钟便到了家。
一路上，我直怕他和我转了影壁。
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
可是我没法说话了。
问他什么呢？
怎么问呢？
他的神气显然的是很不安，我不肯把他吓跑了。
想起来了，还有瓶白葡萄酒呢。
找到了酒，又发现了几个金丝枣。
好吧，就拿这些待客吧。
反正比这么僵坐着强。
他拿起酒杯，手有点颤。
喝下半杯去，他的眼中湿了一点，湿得象小孩冬天下学来喝着热粥时那样。
“几时来到这里的？”
“我试着步说。”
“我？”
“有几天了吧？”
“他看着杯沿上一小片木塞的碎屑，好象是和这片小东西商议呢。”
“不知道我在这里？”
“不知道。”
“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表示有许多话不便说，也不希望我再问。”
我问定了。
讨厌，但我俩是幼年的同学。
“在哪儿住呢？”
“他笑了，“还在哪儿住？”
“凭我这个样？”
“还笑着，笑得极无聊。”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媒体关注与评论

老舍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戏剧，白话诗，无一不能，无一不精。而且他有他的个性，绝不俯仰随人。

——果实秋 老舍爱朋友，广交游。
他重交谊，不论地位、声名的高低。
老舍，对人生是乐观的，兴趣是多方面的。
他搞文学，也爱艺术。

——威克家 才华绝代的老舍先生那样真诚、热情、关心人、同情人，他的心真正是金子做的！
他留下的篇篇杰作，字字珠玑，灿如金玉、将永远是我们子孙万代的精神财富！
我深深地感谢他，怀念他！

——吴祖光

<<老舍儿童文学选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